

战争与和平

下

Peace and War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
VCD

中国对外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

Peace and War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下

范红霞 邵永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列夫·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范红霞,邵永忠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79-116-9

I. 战… II. ①列…②范…③邵…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316 号

战争与和平

译者:范红霞 邵永忠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63.75

字 数:6853 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16-9/I·002

定价:415.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九部

一八一一年底，西欧军队增强战略物资，并且集中起来。一八一二年，西欧庞大的军队开始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开始，俄国军队也向边境开进。六月十二日，战争爆发了，导火线是西欧军队越过了俄边境。暴力、欺诈、反叛、偷窃、假币、抢劫、杀人、放火……

这次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引起了它？史学家说是受辱的奥尔登堡公爵，改变了的大陆体系，野心勃勃的拿破仑，蛮横的亚历山大，谬误的外交家，等等。

所以，如果梅特涅、鲁缅采夫或者塔列兰在会见时认真并且努力地写好公文，或者拿破仑写一封信给亚历山大，说他同意把公国还给奥尔登堡公爵，也许战争就爆发了。

那次事件就是这样被人理解的。在拿破仑眼中，战争的起因是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说过的英国的阴谋；在英国议员眼中，战争起因于拿破仑的野心；在奥尔登堡公爵看来，战争缘于在他身上施加的暴行；在商人眼中，大陆体系才是战争的原因，它使欧洲破产；而在老军人和将军眼中是他们的无事可做导致了战争；而复辟主义者要求恢复好的原则；在外交家眼中，没能瞒过拿破仑的俄奥联盟和一七八号备忘录才是原因。无论缺少哪一个原因，都不会爆发这场战争。当时人们的想法各种各样；而我们这些后代人认为以上种种原因都是不充分的。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有蛮横的亚历山大，有英国的狡猾政策，还有受辱的奥尔登

堡公爵，而且为什么这些会引起互相残害。令人费解的是屠杀和暴行与那些原因到底有何相干，以及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杀害斯摩棱斯克人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被他们杀害，仅仅因为公爵受辱。

在我们后代人眼中，战争缘于数不清的原因。每一个或一系列原因，单独拿出来看，都不是错误的。但在大规模的事件面前，它们又是错误的，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偶然性的原因，它们也不可能引发战争，所以它们也是错误的。在我们眼中，一个法国军士愿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就像拿破仑不同意从维斯杜拉河左岸撤军和不交出奥尔登堡公国一样：因为如果这个士兵不参军，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都不参军，拿破仑的军队不会有那么多士兵。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同样不下令进攻，战争就不会爆发；要是人们都拒绝参军，战争也同样不会爆发。要是没有英国，没有奥尔登堡公爵，没有亚历山大，没有俄国，没有法国，没有那场法国革命，——要是什么都没有，那场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了。无论缺少哪一个原因，都不会爆发这场战争。可是，所有原因加起来，就发生了一切。

似乎战争决定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之间的一句话，但他们的行动却是不自觉的，就像每个用抽签或征募的方式而迷迷糊糊参加战争的士兵一样。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人想法的实现必须依赖各个巧合情况的发生。必须有成千上万的士兵遵从他们的命令。

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但又必须对其做出解释，所以就产生了宿命论的想法。我们愈是想对这些现象做出解释，就愈觉得它们不合理。

人人都有私生活和群体生活两种不同的生活。人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还成为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的工具。因为一个行为要是已经完成，就没法挽回了。而且，在一个时间内的个人行动和其他人的行动当然就产生了历史意义。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等级

高,联系的范围就广,他对别人的支配权就大,所以他的行为成为事实的可能性就大。

“上帝的手中握着国王的心。”

国王——历史的奴隶。

如同亚历山大给拿破仑的信中说的,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最有权利来决定是否流掉法国人民的血。尽管他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干各种事,但此时他必须遵循法则行事,必须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为了事业,也为了历史。

东西方的人们开始战斗了。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的法则和各种原因与那次事件配合着。

为什么苹果成熟了就掉下来?是来自地球中心的引力,还是枯萎的茎干造成的?或者由于它被太阳晒干了,它太重了,还是风吹落的?也许树下有个小孩想吃它?

都不是。这一切都是巧合。因为各种原因,苹果才落下来——植物学家如是说,可是站在树下的小孩以为他做了想吃苹果的祈祷,所以苹果就掉了下来。他们都是对的。如果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有这种意愿,如果说拿破仑失败是因为亚历山大想让他失败,那么这样说的人,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与此相同,一座高山倒下,缘于最后一个工人用镐刨了它一下,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对也不对。就像给重大历史事件命名的人与事件本身几乎没有关系一样,那些伟大人物也不过是标签罢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自己独断专行的每一个行动都不是随便的,而是早就决定了的,与整个历史有密切联系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公历,俄国旧历应为五月十六日),在德累斯顿呆了三个星期后,拿破仑离开了。临行时,拿破仑看望了亲王、国

王和皇帝。他还把从其他国王那里拿来的珠宝送给奥国的皇后，还和玛丽亚·路易莎皇后拥抱。她恋恋不舍，尽管拿破仑已另有妻室，可她还是把他当成丈夫看待。拿破仑在军队的簇拥下，坐在马车里，沿着路过波森托伦、但泽和柯尼斯堡等城的大道前进。每到一城，都受到人们欢迎。

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维尔科维斯基森林的一个波兰伯爵在自己的庄园里为拿破仑预备了住宿之处。

第二天，拿破仑赶到前头部队并到达涅曼河。他换上波兰军装去河岸上观察渡河地点。

当看到哥萨克，看见了中间有莫斯科城的草原，拿破仑竟然违反战略外交原则，出其不意地下令前进。第二天大部队开始渡河。

十二日清晨，他从帐篷里走出来，用望远镜眺望正在浮桥上的军队。士兵们知道皇帝来了，都想看看他。他们都扔起帽子，高呼“皇帝万岁！”接着疯狂地从森林里跑出来，分别从三座浮桥上跑到对岸。

“是皇帝吗？啊！太好了，他亲自参战！我们远征了！上帝……我发誓……皇帝万岁！看，亚细亚草原……不过，再见，包歇。莫斯科最美的宫殿将为你而留！再见！老天有眼！你看见他了吗？皇帝！皇帝万岁！我做印度总督时，就是你做喀什米尔大臣之日，说到做到！皇帝万岁！那些哥萨克，你们逃不掉了！皇帝万岁！看见了吗？我已是第二次见到他了。我曾亲眼看见他为一个老兵授十字勋章……”各种声音一齐传来。拿破仑脸上露出微笑。

六月十三日，拿破仑骑马来到涅曼河上的一座浮桥。他忍受住了震耳欲聋的对他表示爱戴之情的欢呼声，可是他也因此而烦躁，他无法认真考虑军事问题。他奔过浮桥，然后朝着科夫诺方向飞奔，开路的是那些近卫猎骑兵。他奔到维利亚河，在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住了，这些波兰人驻扎在河岸。

“万岁！”波兰人热烈地欢呼。

仔细地观察了这条河后,拿破仑下了马,坐在河岸上的一段圆木上。一副望远镜递到了拿破仑手上。在一个侍从的背上,他放好望远镜,开始观察对岸。之后他埋头细看铺在圆木上的地图。他说了句话,两个副官就飞奔向波兰枪骑兵。

“什么,他说了什么?”当一个副官驰到波兰队伍跟前时,队伍里发出了疑问。

原来拿破仑要求寻找一个浅滩用来渡河。一个英俊威武的波兰枪骑兵老上校,问副官能否让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直接渡水过河。他要求让他当着拿破仑的面游过河去。“他一定会欣赏你这种想法的。”副官说。

副官的话还没说完,这个兴高采烈的老军官马上两眼发光,高举佩刀,大呼:“万岁!”——然后让枪骑兵跟着他。他使劲儿刺了一下马,便向河边驰去。马“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向河中间游去。紧跟着他跳进水的是几百名枪骑兵。急流可怕,有些枪骑兵在水里挣扎着。有些马和人都淹死了,活着的尽力朝对岸游去。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可他们却以在拿破仑眼前(尽管他看都不看他们)泅水过河或淹死为荣。副官回来后,告诉皇帝那些波兰人对他的忠心。拿破仑站起来,找来贝蒂埃和他在河岸上来回走动,还让他不时望望那些淹死的枪骑兵。

他认为,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出现,人们就为他疯狂。他骑上马,回驻地去了。

尽管派了船搭救,还是淹死了四十多名枪骑兵。其余大部分勉强游回了原岸。只有几个人和老上校游过了河。他们刚一爬上岸,就不顾一切地高呼:“万岁!”

拿破仑在傍晚时发布了三道命令:一是迅速把准备好的俄国假钱运来,为输入俄国做准备;二是处死一个撒克逊人;三是把那个泅水渡河的波兰老上校编入荣誉团,这个团由拿破仑任团长。

三

在维尔纳已住了一个多月，俄国皇帝对于战争仍旧没做准备。一个系统的作战计划也没有。没有各路军队的总指挥官，只有三路军队各自的总司令，皇帝自己也当不了这个差。

人们都等烦了，皇帝在维尔纳呆的时间越长，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皇帝身边的人千方百计地诱使他玩乐，也使他忘掉了迫在眉睫的战争。

六月里，波兰的皇室贵族突发奇想要为皇帝举办一场宴会。大家对此非常高兴，皇帝也没有意见。最后决定以宴会为主的各种活动将在六月十三日贝尼格森伯爵的名叫扎克列特的郊外别墅内举行。

亚历山大在其中度过的夜晚，正是拿破仑下令横渡涅曼河，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攻进俄境的那天。

内行的人说那是一个快乐的晚会，美人云集。别祖霍娃伯爵夫人——随皇帝来的贵妇，也参加了那个晚会。她使波兰贵妇们黯然失色。皇帝也请她跳了一次舞，她格外惹人注目。

把妻子撇在莫斯科并自称单身汉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也参加了那个舞会。鲍里斯和那些达官显贵们平起平坐。

凌晨，舞会还没有停止。海伦主动邀请鲍里斯跳舞。他们是第三对。海伦裸臂，鲍里斯本人和其他人都没注意，他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皇帝。他站在门口，没有跳舞。

巴拉舍夫——皇帝的亲信侍从武官之一，向皇帝走去，不符宫廷礼法地在正和一个波兰贵妇说话的皇帝身边站住了。与那个妇人说了几句话后，皇帝疑惑地望着他，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他向贵妇点点头后，转过身面对巴拉舍夫。在巴拉舍夫说出第一句话的同时，惊慌失色的表情就出现在皇帝的脸上。他拉着巴拉舍夫

穿过大厅。鲍里斯留意到了他们走过的瞬间，阿拉克切耶夫脸上现出紧张的神情。阿拉克切耶夫为不是自己把重要的消息报告给皇帝而心怀不满，他挤出人群。

鲍里斯冥思苦想：巴拉舍夫带来了什么消息呢？

下一轮该他挑选舞伴了。他对海伦说：“我要请好像已经到阳台上去的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之后，他跑向皇帝刚才去的花园。皇帝和巴拉舍夫朝阳台走来时，他站住了，恭敬地低下了头。

皇帝激动地说：“没有宣战就进入我们的国土！只要还有一个敌人在我的国土上驻足，我就绝不讲和！”鲍里斯知道皇帝对自己的话很满意，但对鲍里斯听到了他的话很不高兴。

“谁都不能知道！”皇帝又说，分明是讲给他听的，鲍里斯闭上眼睛，低下头。走进大厅的皇帝在舞会上又呆了半个小时。

第一个知道法军渡过了涅曼河的鲍里斯又炫耀一些别人不知道而他知道的事情了。他认为这样会使自己的地位在别人心目中抬高。

法军渡河的消息，让人深感意外。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说出的那句话成了名言。凌晨两点钟，皇帝派人召来秘书希什科夫，让他写一道命令给军队，并下一道圣谕给萨尔特科夫大元帅，让他不要忘了写下“如果有一个持有武器的法国人在我的国土上驻足，就绝不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他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皇帝：我对你承担的义务坚信不疑，可是，昨天您的军队已越过了我国边境的消息让我知道了，而且在今天才接到从彼得堡送来的通牒。洛里斯东说，陛下在库拉金公爵申请护照时就认为与俄国进入了战争状态。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不是巴萨诺公爵对于拒发护照的种种理由，而是你们竟以我国大使申请护照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像那位大使所说的那样，我没有让他提出

那个申请,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命令库拉金公爵继续履行他的职务。要是您下令撤出我国国境,我不会介意这一切的,我们可以和好如初。如果不这样,我将被迫下令反击这场完全由你方挑起的战争。陛下,您现在还有可能使人类免于—场毁灭性的战争。

亚历山大(签字)

四

六月十三日凌晨二时,皇帝在向巴拉舍夫读了这封给拿破仑的信后,让他亲自把这封信交给拿破仑。巴拉舍夫临行前,皇帝重复了他的那句名言:如果有一个持有武器的法国人在他的国土上驻足就绝不讲和,并命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句话转达给拿破仑。信中没写这句话,因为他给自己留有余地,觉得在试图和解的最后关头,讲这种话会制造麻烦的;可他还是让巴拉舍夫对拿破仑说这句话。

巴拉舍夫带着随从在六月十三日夜里出发了。天亮时到达涅曼河右岸——雷孔特村——法国前哨阵地。法国的骑哨拦住了他们。

法国军士骂了一句,呵斥这位来自俄国的将军,用马拦住他,问他听没听见他说话。巴拉舍夫宣布了自己的姓名和身分,军士才派一名士兵去找军官。

那个军士看都不看巴拉舍夫一眼就和其他军士们谈起话来。

一向接近最高的权势、刚刚还同亚历山大谈话的、惯受人奉承的巴拉舍夫,对受到的无礼对待极其惊讶。

巴拉舍夫不耐烦地等候军官出来。法国的士兵们不时地打量着俄国的官兵。

一位打着哈欠的法国骠骑兵上校带着两名骠骑兵出来了。官

兵乃至他们胯下的马,都傲气十足。

知道了巴拉舍夫身负着重大使命的法国上校虽然极力克制着不打哈欠,但没有成功,不过他还是很有礼貌。他带着巴拉舍夫去见皇帝。

他们穿过雷孔特村,骑马走过一家小酒店,刚想上山坡时碰见一群骑马的人。为首的人身材魁梧,头戴一顶羽毛装饰的帽子,黑卷发垂肩,穿着大红斗篷骑在一匹黑马上,伸出两条长腿。此人向巴拉舍夫策马而来。

尤尔涅,那个法国上校,恭敬地对他说“那不勒斯王”时,那个人离巴拉舍夫仅剩两匹马的距离。他的舅子就是拿破仑。

当他看见巴拉舍夫,立刻摆出国王的架势,满腹猜疑地盯着那个法国上校。上校小心翼翼地 toward 国王禀告了巴拉舍夫的使命。

“德·巴尔?马歇夫!”国王说,“见到你很高兴,将军。”他把手放在巴拉舍夫胯下的马的鬃毛上,用一种令人奇怪的天真的腔调说,“怎么样,将军?一切迹象都兆示着战争。”

“陛下,我想您知道敝国皇帝不想打仗……”巴拉舍夫说。

那不勒斯王缪拉下了马,与巴拉舍夫边散步边谈话,并尽力谈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谈到拿破仑命令撤兵普鲁士一事时,缪拉非常气愤,因为如果这个要求传扬出去,会触犯法国的尊严。“这个要求没有冒犯之处……”巴拉舍夫被缪拉打断了。

“您不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发动了战争吗?”

巴拉舍夫想说出他认为是拿破仑发动了战争的原因,但又被缪拉打断了:“噢,将军,我希望战争能通过两国皇帝达成协议而早日结束。”然后他转移了话题,还回忆起在那不勒斯与大公爵一起度过的时光。然后,缪拉又挺起胸膛,挥动着右手说:“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将军;祝您圆满完成任务。”于是他回到随从中去了。

巴拉舍夫继续前进,按缪拉所说,他很快就可以见到拿破仑了。但事与愿违,在下一个村子,达乌步兵军团的哨兵拦住了他。

他被一个军团长副官领进村去见达乌元帅。

五

达乌就是拿破仑手下的阿拉克切耶夫。他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但和阿拉克切耶夫一样认真,一样残酷,他也是用残酷来表达自己的忠心的。

在一个木屋里,巴拉舍夫见到了达乌元帅。达乌正坐在一只木桶上写字或者查账。副官站在旁边。透过眼镜他看到了巴拉舍夫,可是他没站起来,纹丝没动,只是皱着眉头,冷笑了一下。

他冷冷地问巴拉舍夫来干什么。

巴拉舍夫认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也不知道是见拿破仑的特使,所以才这样不礼貌,因此他以最快的速度通报了官职和使命。达乌听了他的话后变得更加凶恶、粗鲁了。

“公文呢?给我,我去呈给皇帝。”达乌说。

“我奉命亲自呈给贵国皇帝。”巴拉舍夫说。

“您的皇帝的命令只有在你们军队中有效,在我们军中,让您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达乌吼道。

达乌派副官去叫值班军官以使俄国将军进一步感觉到暴力的威胁。

巴拉舍夫拿出公文,放到桌子上。达乌拿起信,开始念。

“无论您是否尊重我,但请您注意我是亚历山大陛下的高级侍从武官……”

巴拉舍夫的激动表情满足了达乌的虚荣心。

“马上你就会受到接待。”达乌说完把信放到口袋里走出去了。

不一会儿,副官德·卡斯特列把巴拉舍夫领到为他准备的住处。

这天,巴拉舍夫和元帅在棚屋里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巴拉舍夫被要外出的达乌告知留在这里听候命令，和行李车一起前进，而且，不许他和德·卡斯特列先生以外的人说话。

四天后，巴拉舍夫被送到了四天前从那儿走出的现在已成为法军领地的维尔纳。

第二天皇帝的侍从杜伦伯爵来见巴拉舍夫，并告诉他拿破仑愿意见他一面。

巴拉舍夫被带到拿破仑的官邸，就是亚历山大派巴拉舍夫出使的那一座。

六

杜伦伯爵把他领到一间有许多将军、侍从和贵族的大接待室。很多人巴拉舍夫都曾在俄皇的宫廷中见过。“拿破仑皇帝在散步前会接见你。”杜伦说。

几分钟后值班侍从向巴拉舍夫鞠躬，请他跟他走。

巴拉舍夫进了一间小接待室。他站着等了两分钟后，一阵脚步声传来。打开门后，拿破仑走了进来。

他点了一下头用来答谢巴拉舍夫的鞠躬，然后走到他面前，说：

“将军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接到了您送来的信。”他瞄了巴拉舍夫一眼又把脸扭向别处。

“我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时候。但我是在无奈之下发起战争的。你们可以给我的所有解释我都准备接受。”然后拿破仑简明扼要地说了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原因。

巴拉舍夫从法国皇帝说话时的声调中判断出，他是愿意谈判的。

“陛下，敝国皇帝认为发动战争的充足理由不是库拉金申请护

照一事。库拉金这样做,并没有征得皇帝的同意。敝国皇帝不愿看到爆发战争,而且英国同这事没有任何关系。”

拿破仑插了一句“还说没有”,又让巴拉舍夫继续说下去。

说完了奉命要说的话后,巴拉舍夫又说:“亚历山大皇帝可以同意谈判,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巴拉舍夫想说,“如果有一个有武装的敌人在俄国的国土上,就绝不讲和。”可是又说不出口。犹豫了一会儿后,他说:“条件是您的军队必须撤到涅曼河以西。”

拿破仑的脸动了一下,小腿肚子开始颤动。

“我比贵国皇帝更希望和平。十八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和平。为此我等了十八个月。为了能开始谈判,我还需做什么呢?”

“撤到涅曼河以西,陛下。”巴拉舍夫说。

“撤到涅曼河以西?”拿破仑重复了一句,“那么,撤到涅曼河以西就够了吗?”

巴拉舍夫则极其恭敬地低下了头。

“您说,为了谈判,让我撤军到涅曼河以西,就像在两个月前你们让我把军队撤到奥德河和维斯拉河以西一样,你们就同意进行谈判了。”

拿破仑踱来踱去,最后,在巴拉舍夫面前停住了。

“类似的建议,可以向巴顿亲王提,别向我提!”拿破仑尖叫起来,“就算你们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给我,我也不会答应这个条件!您说是我先挑起的这场战争?但是是亚历山大皇帝而不是我先到军队里去的。今天,在我花费了数百万万后的现在,在形势对你们不利的今天要求跟我谈判!你们为什么和英国结盟?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拿破仑现在只想抬高自己,贬低并侮辱亚历山大,这是他的全部用意。

“据说,你们和土耳其讲和啦?”

巴拉舍夫点点头。

巴拉舍夫刚说了“缔结了和约”，就被拿破仑打断了。

“是的，我知道你们因为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以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本来，我可以把这两个省份给你们的皇帝。”他继续说，“我答应过把这两个美丽的省份给他，可是他得不到了。他原本拿到这两个省份，他可以把俄罗斯扩展到多瑙河口。”激动的拿破仑踱来踱去，把他曾对亚历山大说过的话对巴拉舍夫又重复了一遍：“本来，他可以凭着我们的友谊得到这些。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朝代，多么美好的朝代呀！”他掏出一个鼻烟壶吸起来。

“本来，亚历山大皇帝的朝代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朝代！”巴拉舍夫刚要说话，他又打断了他。

“他还想得到凭我们友谊都未得到的东西吗？”拿破仑说，“不，他甘愿被我的那些敌人包围，如施泰因、阿姆菲尔德、贝尼格森、温岑格罗德之流。被逐出祖国的叛徒施泰因，好色之徒和阴谋家阿姆菲尔德，亡命徒温岑格罗德和草包的贝尼格森，他们是一群废物，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那些朝臣们，都在干什么呀！不断提出建议的普弗尔，争论不休的阿姆菲尔德，反复研究的贝尼格森，没有主见的巴克雷，愚蠢的巴格拉季翁……在这群废物中间，你们的君主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的名誉被他们破坏，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只有一个称得上是军事家的皇帝才能参加军队！”他不客气地向亚历山大皇帝挑衅。

“战斗刚开始一个星期后，你们就丢了维尔纳。你们的军队怨声四起，被切成两半从波兰赶出来。”

“相反，陛下，”巴拉舍夫说，“我们的士兵个个都信心百倍……”

“我都掌握了，”巴拉舍夫又被打断，“我像掌握自己的军队一样掌握着你们军队各营的人数。实话告诉你，你们的军队也就十几万人，我们比你们多三倍，”拿破仑说出了实话，“在维斯杜拉河这边我有五十三万人。土耳其人是一群白痴，他们帮不了你们！”

瑞典人命注定要受疯子国王统治。”拿破仑得意地笑了笑。

虽然巴拉舍夫很想反驳拿破仑，但他一要说话就被拿破仑打断。

“你们的同盟瑞典与我无关！”拿破仑说，“我有我的波兰同盟。八万勇猛的波兰人打起仗来顶得上二十万人”。

他猛然转过身走到巴拉舍夫面前，疯狂地喊道：

“我告诉你，要是普鲁士受你们挑动起来反对我，我一定会让它从地图上消失！”他脸色苍白，两只手使劲儿地拍打着，“我一定要把你们赶过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我一定要让波兰复出！是的，这就是你们将要得到的命运！也是报应！”他说，沉默了一会儿后他看了看巴拉舍夫，低声说：“本来，你们的皇帝，可以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朝代呀！”

巴拉舍夫说，情况并非那么糟糕。当巴拉舍夫说俄国对战争持乐观态度时，拿破仑点了点头，好像说：“尽管您并不相信您所说的，但作为一种责任您必须这样说，我已经说服你了。”

“请转告贵国皇帝，”拿破仑决定结束这场谈话，他一边接过帽子一边说，“我和以前一样对他忠诚，我非常了解他，并对他的高尚品质给予高度评价。再见，将军。我给你们皇帝的回信马上就到。”于是拿破仑走了。

七

巴拉舍夫本来以为拿破仑不愿再见到他了。可是他接到了皇帝当天的宴请函。

贝歇尔、科兰库尔和贝蒂埃同去赴宴。

拿破仑对巴拉舍夫很热情。他非但没有为早晨的大发雷霆而感到窘迫，反而鼓励巴拉舍夫。看来，拿破仑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错误，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可置疑的。